

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七十五目錄

白居易 二十

與元九書

答戶部崔侍郎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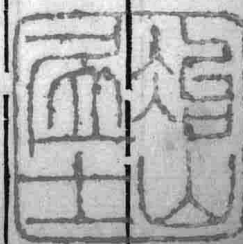
與濟法師書

遊大林寺序

荔枝圖序

三游洞序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金定全唐文 卷一百七十五
送侯權秀才序

白氏長慶集後序

序洛詩序

因繼集重序

香山居士寫真詩序

長慶集後序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七十五

白居易

二十

與元九書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於今凡所贈答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於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叙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旣愛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麤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爲文之意總爲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隙或欲爲之又自思所陳亦無足下之見臨紙復

罷者數四率不能成就其志以至於今今俟罪潯陽除鹽
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畱新舊文二十
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徃徃自疑
不知相去萬里也旣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
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爲僕畱意一省夫文尚矣三才各有
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
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
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
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聖賢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

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

乃至於詔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刊矣國風
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
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
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
引雙鳬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
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
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
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
無一二焉於時六義寢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

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
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
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
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
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
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
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
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
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

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
至於貫穿今古覩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
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畱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
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
乎僕嘗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
力欲扶起之嗟呼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
能不麤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
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
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

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旣壯而膚草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瞥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試旣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

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
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
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
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
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
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
雨詩而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
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
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

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名
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
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不過三兩人有
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
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
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
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
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
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

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
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
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貫出交賢俊入
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
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
其餘詩句亦徃徃在人口中僕慙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
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
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
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

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
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
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徃徃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
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爲多然今
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
未能忘情於其間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
者竊時之名已多旣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爲造
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迍窮理固然也况詩人多蹇如陳
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迍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

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
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
在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有食給身
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
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
首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
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
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
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務牽於外情性動於內隨感遇

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
短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
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
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
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
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
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
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
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